

夜行列车

李曙白 著

夜行列车

李曙白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行列车 / 李曙白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354-5112-5

I. 夜… II. 李… III. 诗集—中国—当代 IV. I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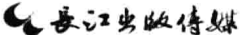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5168 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胡 璇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川 上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1.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行数: 4914 行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秋色中的彼此辨认

——序李曙白的《夜行列车》

唐晓渡

我和曙白同属一代人。这里“一代人”的内涵比通常理解的年齿相近、经历相类好像要宽一些，但换个角度，又似乎要窄得多——也许说宽论窄皆不相宜，需要寻找另外的尺度；至于是什么尺度，却一时说不好。想必曙白也记得，当年意外重获高考机会，进校不久，正值“思想解放”大潮涌动，全国若干所高校的文学社团曾联合主办过一期（创刊号也是终刊号）民刊，刊名就叫《这一代》。我至今仍珍藏着那本白皮红字的宝贝，有时觉得已成文物，有时又觉仍然新鲜。这种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转换不已的感觉每每令我产生某种冲动，认为“这一代”三个字需要重读或者大写，以突出其作为特殊历史标识的意义。但愿这不是出于被放大的自恋或历史幻觉，包括苦难的幻觉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幻觉。

曾有属于“70后”的小朋友和我一起聊天后忽然大发感慨：“哇噻，你们这代人太幸运了！跨时代生存，阅历那么丰富，真令人羡慕！”说来令人哭笑不得，他最羡慕的竟是我谈到的“文革”和插队经验，“后来人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再有那样的机会了”。我不会责备他的幼稚无知（一代人自有一代人成熟的方式和路径），却从他的话中再次强烈感受到，我所从属的这代人很可能确实具有“特殊历史标识的意义”。反正我们决不会对我们的父辈说同样的话。

然而，“跨时代生存”难道不也是我们的父辈所经历的

吗？在不涉及对立面（及其转化）和个体差异的情况下，无论指陈的是外部事件还是心路历程，但凡能构成我们这代人命运标识的，不也大都能构成他们那代人的命运标识吗？战后东西方世界的分裂（冷战）、政治挂帅、日常化的思想整肃、“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林彪出逃、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苏东崩盘、后冷战、后“新时期”、资本和权力的联合专政；对“新纪元”的盲目虔信、对领袖的绝对崇拜、对“革命”的无限向往、对事业的狂热忠诚、对成为异己的恐惧、对主体幻觉的偏执、理想的破灭、信念的迷失、历史的反省、价值的碎片化、“娱乐至死”和“泛市场化”的梦魇，如此等等——就人生在世可能遭遇的命运而言，大概很少有像这两代人那样，不得不置身所谓“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共同经历过如此多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如此忽而炉膛，忽而冰窟的身心磨难，如此既不可预测又形如宿命，热闹到极致也荒诞到极致的戏剧性变化的了。那么，我们据何言“代”，凭什么和“他们”相区别？

那位“70后”小朋友的话现在成了另一个方向的提示。不错，正是令他艳羡不已的“文革”和插队经验决定了我们和父辈的分野——不只是经验本身，更重要的是对它们的持续反思。在被给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人生阶段和角色的不同而有所选择，而形成不同性质、不同强度的集体记忆是一回事，基于有关的记忆而展开更广阔的人文思考，在这种思考中不断重构新的感知、行为和语言方式，乃至新的世界图像是另一回事（这里同样不涉及个体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革”和插队经验及其反思是我们这代人“有效历史”的最重要的里程碑。在始自童年的积毒获得了一种空前可耻的爆发方式，并经历了其令人尴尬的“滞胀”阶段之后，我们不得不在悬崖尽头般的历史转折中，在一片触目的精神废墟中寻找新的地平线。

这样的历史转折，这样的精神废墟，这样的地平线，仍然是我们和我们的父辈共有的；我们的幸运仅仅在于其时还足够年轻，身体里还鼓涌着足够的“力比多”，还来得及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从层层堆积并仍在堆积的历史的谎言和谎言的历史中，面对新的人生机遇和可能的前景重新学习：不是学习怎样臻于“苦难的辉煌”，而是学习怎样回到生活的常识和自己的内心，怎样如其所是地言说和倾听，怎样以独立思考和判断达成精神自治，怎样克制不可遏止的沉沦冲动，怎样一点点化解血液和语言里的毒素，怎样做一个诚实的劳动者、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一个俯仰之间知道感恩天地亲友的人。正是这样的学习过程使我们与父辈渐行渐远又渐行渐近；正是这样的学习过程，使“红卫兵一代”成为“反思的一代”，又使“反思的一代”成为“自救的一代”（这里再次不涉及个体的差异）。“70后”的小朋友注意了，假如这代人真有什么值得你们羡慕的话，那没有别的，一定是他们的学习和“自救”意志——虽然你们同样不缺少这样的意志，虽然我知道你们一直在行使着你们的意志，并祈愿你们做得更好。

或问：你这样喋喋不休扯了半天“一代人”，和曙白的诗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事实上我一直没有离开曙白的《夜行列车》。更具体地说，正是《在夜行列车上》一诗，引发了我以上的喋喋不休：

偶尔闪过的灯/延伸夜的宽阔//谁的手牵引我们/
在这苍茫的夜色中赶往某个地方/……//当岁月的鞭影/
一再在我们的头顶晃动/我们已经习惯于提上行囊/迫
不及待地选择一趟列车/把地图上的某个圆点/当做一
次旅行的归宿//在车轮与铁轨撞击的响声中/我再一次
取出车票/审视那个陌生的站名

多么熟悉的反思情境!“列车”曾经总和“时代”焊接在一起。那是个霸道的“大词”，笼罩了整整两代人的爱和怕：爱它的钢筋铁骨，一日千里；怕它的无情无义，灭人无形。曙白笔下的“夜行列车”自然大大有别于那个令人生畏的蒙面怪物，不过，透过“谁的手牵引我们”和“一再在我们头顶晃动”的“岁月的鞭影”，这一在虚实间闪烁的命运隐喻仍足以显示出同一种威势在二者间运行的踪迹。诗中的“我”并没有自外于“迫不及待地选择一趟列车”的集体愚行，但“再一次取出车票/审视那个陌生的站名”，还是表明了他独到的警醒。犹如满把穗谷中一颗饱满的籽粒，这形象令我感到亲切，因为警醒意味着时刻准备作出判断和选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我们这一代的形象。

同样令我感到亲切的还有《江边秋意》一诗。诗不长，照录如下：

江水凉了有人在喊/凉得咬手指了//苇叶就黄了/
芦花就白了/黄的叶白的花随江风起伏//把木船泊在江
岸/归来的人/一身芦絮如霜

其凝炼醇厚、不着痕迹堪比古典绝句，笔笔真切，又笔笔写意：那江水，那木船，那苇叶芦花，那身披如霜芦絮归来的人。如果说在我眼中，这以一派萧瑟为背景，而又凝聚着满目苍凉的归来者，多多少少也是一代人写照的话，那么换个角度，亦不难从中辨认出我们父辈（以至父辈的父辈的父辈……）的身影。眼前《江边秋意》上就叠映着另一首诗，那是前辈诗人、曙白父亲沙白先生的《秋》：

湖波上/荡着红叶一片/如一叶扁舟/上面坐着秋天

此诗当年曾与《大江东去》、《水乡路》等一起，令沙白先生名动一时，并在他多年后的《红叶》一诗中再次得到呼应（“风，把红叶/掷到脚跟前。/噢，/秋天！/绿色的生命也有热血，/经霜后我才发现……”）。回头看去，在不细究风格差异及背后“本事”的前提下，说这是曙白的少作，似也无不可。就这样，两代人的命运，同一种心路历程，经由不同人生阶段对秋意的不同辨识和体悟，被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至于其间的酸甜苦辣，却又只能是各各（包括读者在内）执心自食，暗下品味的了。

远不止是《江边秋意》，诗集中涉笔秋天的可谓在在都是。且不论意绪和调性，仅从标题上看，就还有《深秋的河流》、《深秋的乡村》、《秋望》、《秋天的谷穗》、《九月之夜》、《十一月的田野》，等等。以曙白的年龄和阅历，如此集中地处理秋天主题丝毫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其不同层面上的发现及其呈现方式。据此我想特别拈出《收获》一诗——不仅因为这首诗以其独特的结构，在收藏诗人的相关发现方面具有总体概括的性质，而且因为“收获”正是秋天主题的核心意旨，是使青春、磨难和永逝的岁月结穴成果的枢机所在：

当我们学会从原野中采集花朵/从一片树林获得果实//当我们不再需要证明秋天/当我们关闭谷仓/把弯下腰捡起一支谷穗当做幸福//当我们把贝壳还给大海把水还给河流/把姓名还给父母把一生/还给泥土和吹过草叶上的风

不需要特别的敏感也能发现，全诗其实只是一个句子；若做严格的句法分析，应该说不过是一系列条件从句，因主句始终阙如，只能算半句，甚至小半句。昔北岛曾因

“一字诗”（标题：生活；正文：网）而受到包括艾青在内的同行诟病，那么，曙白的这首“半句诗”又将如何？对我的阅读视野来说，遭遇类似的案例并非首次，但若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以至臻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则迄今罕有出其右者。事实上，这首诗的标题和三个条件从句已如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暗含或启示了水面下庞大的主体（句）；不说出是因为无需更多说出，是因为说出的再多，也不会比未说出或说不出的更多。此人生精义所在，亦诗之精义所在。仅就说出的而言，其开一阖一开的内在结构本身就已足够意味深长。尤其是末节一连四个“还给”，由远及近，所言皆为在世的根本；将此根本之物悉数奉还（西谚所谓“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既反衬了前两节，使表面平凡的获得更显真实和难能可贵，又渐次敞向我们的所来和所往之处，敞向哲学或本体意义上的虚无。如此豁达、旷远和本真的胸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收获”，且更能阐明“自救”的真正含义了。

是否可以基于这首诗的独特结构，将其作为某种模型来阅读曙白的全部作品？当我们把一整部诗集都读作一个条件从句时，那说出、未说和说不出所牵动的，当远远超出一个人可能的经验、记忆、想象和感悟。这样说并无指称曙白的诗是在为一代人立言的意思（曙白本人也未必有这样的意愿），而是意在提示，一个经过了诗人高度抽象，并被高度形式化了的个体语言世界，是怎样既与他曾经和未曾经验过的、更为广阔的现实生活世界，又与始终吸引着他和他的劳作，并经由他和他劳作而凝聚，而显形，而得以传续的、超现实的精神世界致命地关联在一起。前者是命运，后者是对命运的反刺和包容；前者的重心在于“不得不如此”的承纳，后者的重心在于“必须如此”的信念；前者的时空是一过性的，后者的时空则更多地指向人

人向往的“永恒”。在我看来，无论曙白的语言姿态是怎样低调（可以低到“匍匐”的程度），怎样自甘边缘（可以边缘到自认“是贴在门板上门神对世事的关注/像一张纸那样薄”的程度），他的诗都当得起上述的提示。这固然是指我们可以从中轻易发现反向对称的元素，比如或寂然独栖或振翅高举的飞鸟意象，比如或迎风伫立或踢踏待发的马匹意象，包括对黑陶之不朽的礼赞、与《诗经》的彼此涵泳，等等，更是指他总能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二者的边界及由此生成的张力，据此经营不同的情境，并锻造其节制、洗练、平和、超迈的总体风格。典型的如《大河以北》：

大河以北一片/宽阔辽远的大平原/曾经是我所有的
食粮/供养和藏存之地//无论是春天还是秋天/庄稼
总是令人信赖地生长/它们从天际的一端奔涌而来/向
天际的另一端奔涌而去//大河以北一口水井/那样浅只
不过一夜小雨/它就盈盈地溢出/村庄在黝暗中匍匐/像
一只怕冷的猫//大河以北/一杯隔夜的茶/凭谁品味？

必须承认，在诗集收入的全部作品中，我更喜欢或更令我感动的，还是那些基于农事经验的诗。这不是因为它们写得更好、更具匠心，而是因为它们更深地触动了事物和诗的根本，更能见出诗人的襟怀和性情。当然，共同的插队经历使我很容易与之产生共鸣，可是，假如相关的记忆没有被诗歌之光从内部照亮，假如它们没有经由诗人之手得到点铁成金式的转化，那段经历就只能如曙白笔下的村庄一样，“像一只怕冷的猫”，继续“在黝暗中匍匐”；那些深具原型意味的事件，诸如一枚遗落路边的谷穗，一把插在地里的铁锹，一个村口披雪的草堆，一声直立在空旷田野上的吆喝，就不会像凡高的《一双鞋》之于海德格尔那样，突然间重新擦亮我们的眼睛，并惊动我们的灵魂。

海子发现了当代“农事诗”新的可能性，而曙白和其他的一些诗人拓展了这种可能性；相比之下，我更赞赏曙白在这方面的探索。这不是说他对农事经验的发掘没有包含一段刻骨铭心的乡愁，而是说他的表达远远超出了通常所谓的“乡愁”。如果说农事之于他是早已归入逝川的遥远，而乡愁之于他是注定无可摆脱的悠远，那么，他更关心的，显然就是怎样把这时间之远和空间之远转化为诗境之“远”：既包括《大河以北》所展示的平远，也包括《风暴过去》所呈现的高远、《深秋的河流》所致力深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开篇三首所综合体现的“三远”之境奠定了诗集的基本格局、气象和调性，从中不仅可以切实地把握住其风格的核心要素，其能量和活力的源头，而且可以领略到一个人和他的诗安身立命的内在尺度，领略到写作是怎样凝聚起他与他的命运之间不分彼此的敲打和参悟，从而使诗成为他们既各自馈赠给对方，同时也邀请我们共享的礼物。在我的理解中，没有比这更值得珍贵的礼物了。

据持“三远”之境（镜）有助于更深入地进入曙白的作品，进入他倾心的事物、他与历史和传统的关联、他的人格追求、他的内在矛盾、他的修辞特点、他文本中的大片“留白”，甚至他言说的节奏，一种由于倾向于匀速运动所形成的“慢”。由此再反观他的“农事诗”，可知其处理的与其说是记忆中事，不如说是当下情怀；或者说前者穿越了时空之幕，一直延伸进了后者，进而和他那些挣脱了题材或分类学限制的其他作品构成了互文，构成了他内涵复杂的诗歌世界。这里，所谓“跨时代生存（和写作）”的概念似乎远远不够用了，得说“跨文明生存和写作”。在我看来，后者较之前者更能标示这一代写作者的独特性，更能阐明其作为“特殊历史标识”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这是个太大的命题，必须另文处理。我很高兴以

曙白的诗歌世界来破题。另一方面，“跨时代”也好，“跨文明”也好，都只是诗歌存在的语境，而不会自动产生诗歌。诗自有其存在的自身理由。未来的诗人们或许不会再有谁会写下诸如“把木船泊在江岸”，或“那时候一株棉花的温暖/就是我们全部的温暖”，或“我清楚粮食的重量/只要一小碗/就能让我的胸口压着一座山/在一个早春的黄昏/窒息或者热泪盈眶”这样的诗句，不会再有谁发出“那些捡拾谷穗的孩子呢？/那些一再弯腰/让空旷岑寂的土地/在沉重中感觉温暖的孩子呢？”式的追问，但他们决不会忘记诗歌存在的自身理由；而诗也会一再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理由——那是有关大写的“存在”（BEING）和诗歌自身的双重提醒：

有许多东西正在被尘土掩埋/被尘土掩埋的有一天
/还会像庄稼一样钻出土层重新生长（《穿过田野的乡
路》）

是否可以将这里的“被尘土掩埋”和《风暴过去》中的“一颗星辰/或者是谁举起的一盏灯”对称看待？其相互转化的可能则取决于联通二者的宁静，而“宁静”于此和“远”差不多是一回事：

风暴过去一颗星辰/或者是谁举起的一盏灯/在远
处的山冈上照耀//还有什么比宁静更加宽广/我们期待
的生活幸福和梦想/像我手心的掌纹一样清晰//静坐在
夜色中的旷野上/风暴之后我和大地/重新回到相互倾
听的姿势

不知为什么，此诗中“一盏灯”的意象从一开始就令我格外着迷。其后它又在《灯》、《深巷》等诗中一再远远

出现，并顽强地与诗集中同样反复出现的“归来者”或对“归来”的企愿彼此叠映。或许正由于远的缘故，这盏灯始终和持灯人的形象混而不分，犹如叶芝所言的舞蹈和舞者一样。最终我意识到，真正令我着迷的与其说是那盏灯，不如说是它与曾经的风暴，以及在它四周弥漫的夜色的关系。同样的关系也体现于《留白》一诗，尽管表达的向度截然相反。在这首诗中，作者也是读者；而他说出的，正是我试图说、正在说的：

无墨之墨//它可能是云/也可能不是//它可能是你
走过的山冈/一块向阳面上光亮的石头/也可能不是//
它可能是一条大河/浩荡悠远流淌的水/无迹无痕也可
能不是//也可能它就是空/就是什么也不是//有一点我
们可以肯定/在那儿你不能/再放进任何一件物品

从辽远到“空”的方向往回看，一个人，以至一代人的生存和写作都可以被视为某种“无墨之墨”。它们终将融入那生生不息的造化大道，终将在被吸纳的同时被消化，变得“什么也不是”。然而这又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那儿你不能/再放进任何一件物品”。

我和曙白神交多年，但只是在本文写至大半时，才在西子湖畔因参加《诗建设》评奖第一次见面。其时满觉陇桂香四溢，令人如痴如醉。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微笑、干杯，虽然同是诗的伺者，却自始至终没有就诗单独交谈过哪怕一句——或许是来不及，或许是这样更有味道。以如此迹近“留白”的方式完成我们的彼此辨认，真是太爽了。

是为序。

2013.10.19，秋色已深。

目 录

在秋色中彼此辨认

——序李曙白的《夜行列车》(唐晓渡)..... 1

月全食

十楼 或者更高..... 3

南方以南..... 4

月全食..... 5

谎言..... 6

无声手枪..... 7

迟雪..... 8

疆界..... 9

在门槛边..... 10

快刀..... 11

上帝不和人类掷骰子..... 12

石头 剪子 布

食鱼..... 15

长大.....	16
石头 剪子 布.....	17
醒来.....	18
冬天的车站.....	19
长春溥仪寝宫.....	20
热带植物区.....	21
某夜.....	22
童话作家.....	23
在林边.....	24
田园.....	25
海.....	26
一个人.....	27

夜 潮

斯夜.....	31
在海湾.....	32
海边黄昏.....	33
林中.....	34
密林.....	35
立春.....	36
十一月的天空.....	37
插在雪地上的铁锹.....	38
十二月的早晨.....	39
误读.....	40

海边别墅.....	41
乘轻轨回家.....	42
在海滨公路上.....	43
人工岛.....	44
在高处.....	45
听《草原之夜》.....	46
伯格尼尼.....	47

忘 川

祭奠.....	51
在公墓.....	52
年龄.....	53
忘川.....	54
收获.....	55
留白.....	56
大月亮.....	57
羊倌教授.....	59
相对论.....	60
南华园.....	61
夜晚的绣球花.....	63
岁月.....	64
梅.....	65
树荫中的马.....	66
屋顶上的拍屋匠.....	67

穿皮短裙的老板娘..... 68

背尸体的人..... 69

石头中的河流

雁..... 73

黄昏..... 74

石壁前的老人..... 75

秋望..... 76

石头中的河流..... 77

晓月..... 78

风..... 79

消失..... 80

手套..... 81

静夜..... 82

孤旅..... 83

冬天..... 84

江边秋意..... 85

秋天的谷穗..... 86

四月的迁徙..... 87

薄暮..... 88

灯..... 89

鹤舞..... 90

深巷..... 91